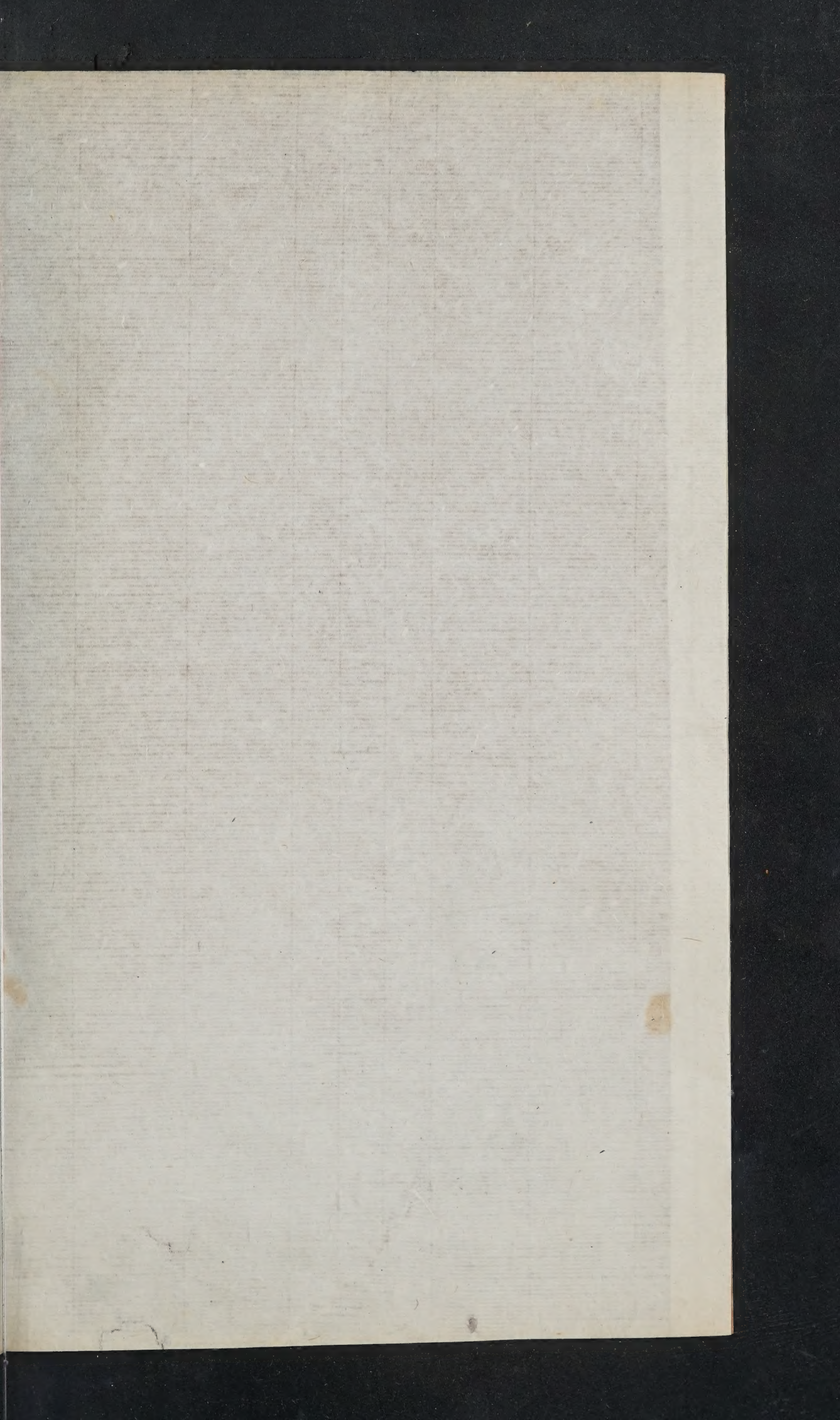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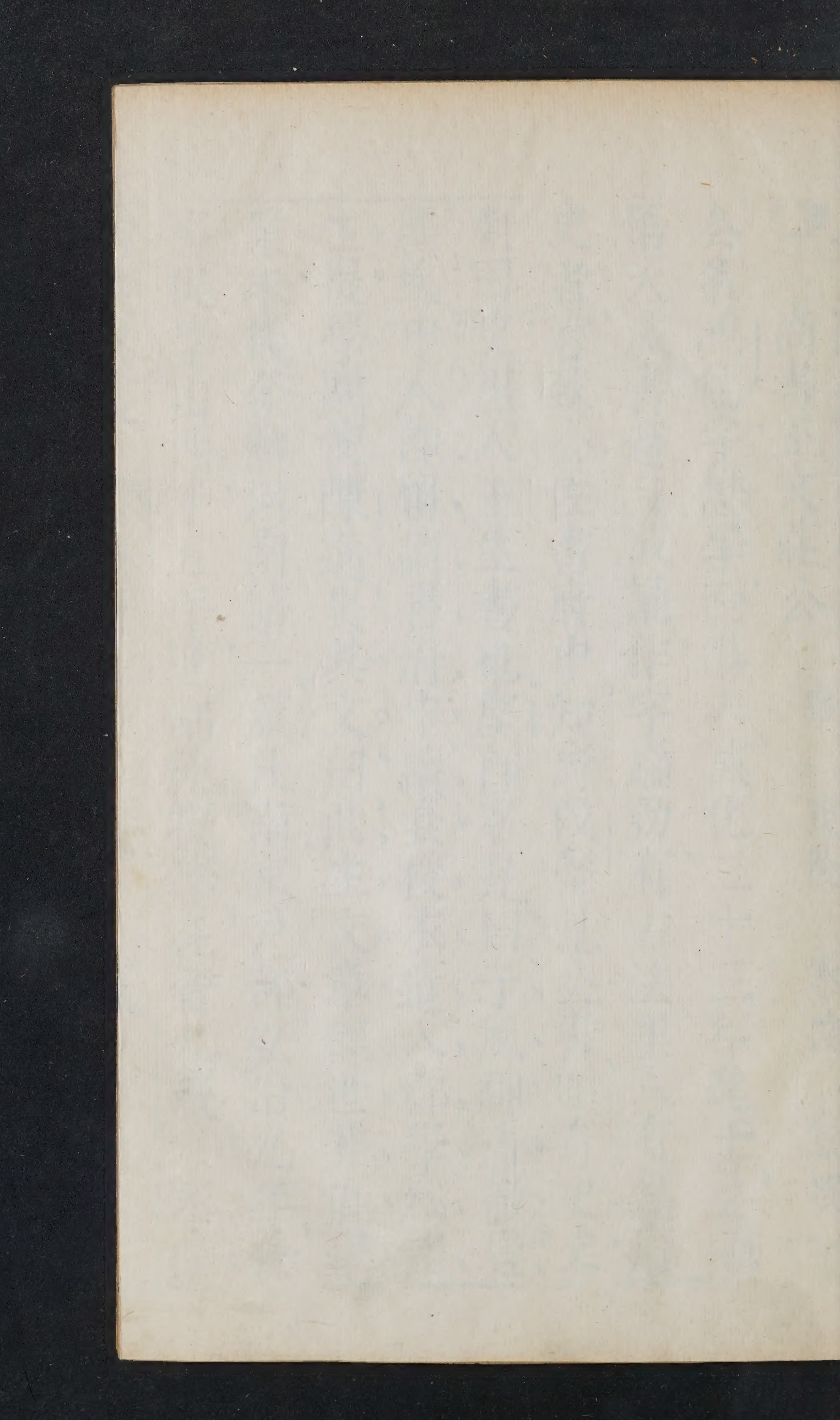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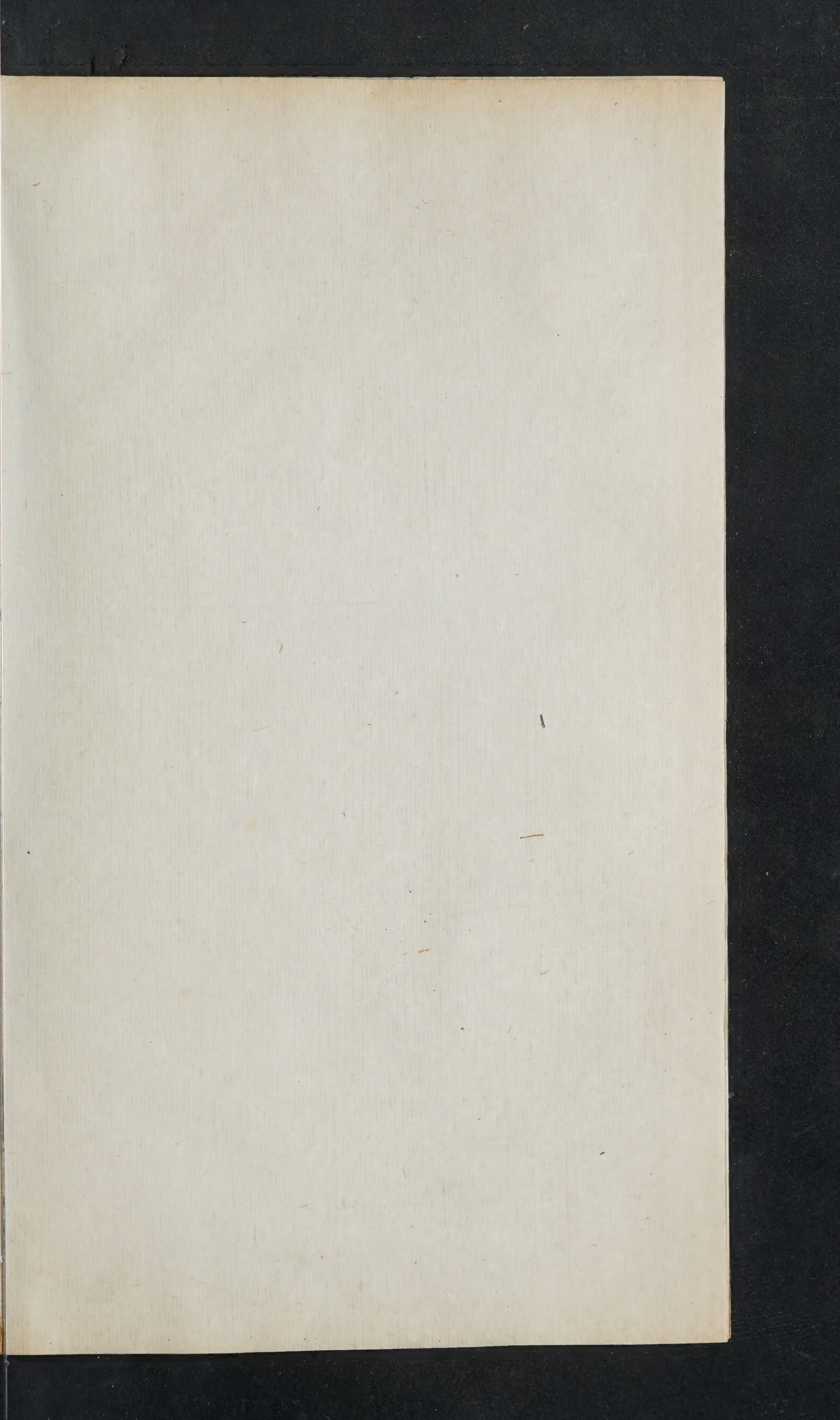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頗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末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　泰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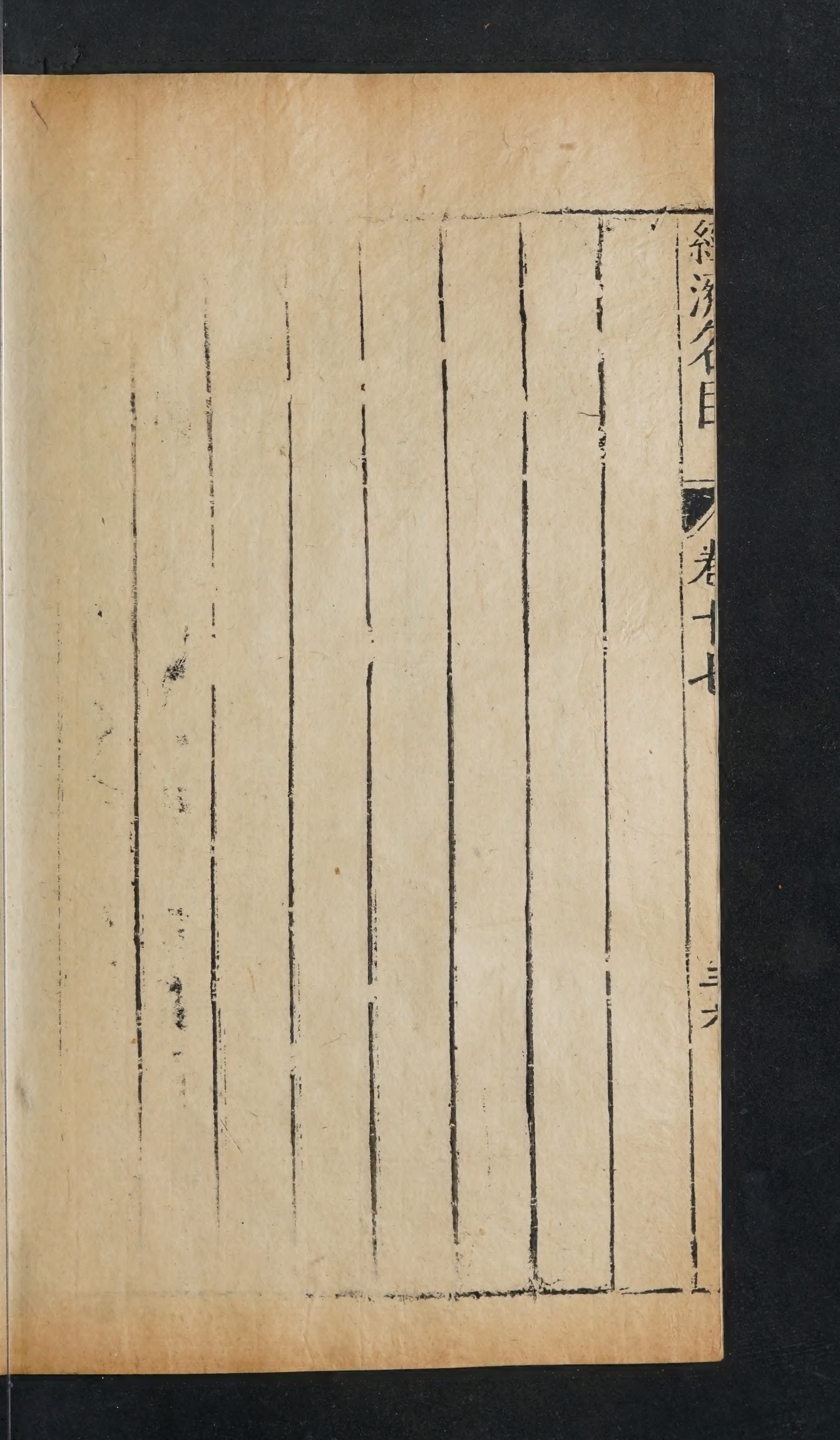
段

太守知人

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
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
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
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
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
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
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
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疽

名言

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
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
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
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
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
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事　　茂唆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瓛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愼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庚

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　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登貢、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illegible]

政秉持淸恪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
庫郎妻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
白公獨奮身疏其寃狀　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妻
病日寖頼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妻乃獲免而公亦
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塡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
今無此事
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
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
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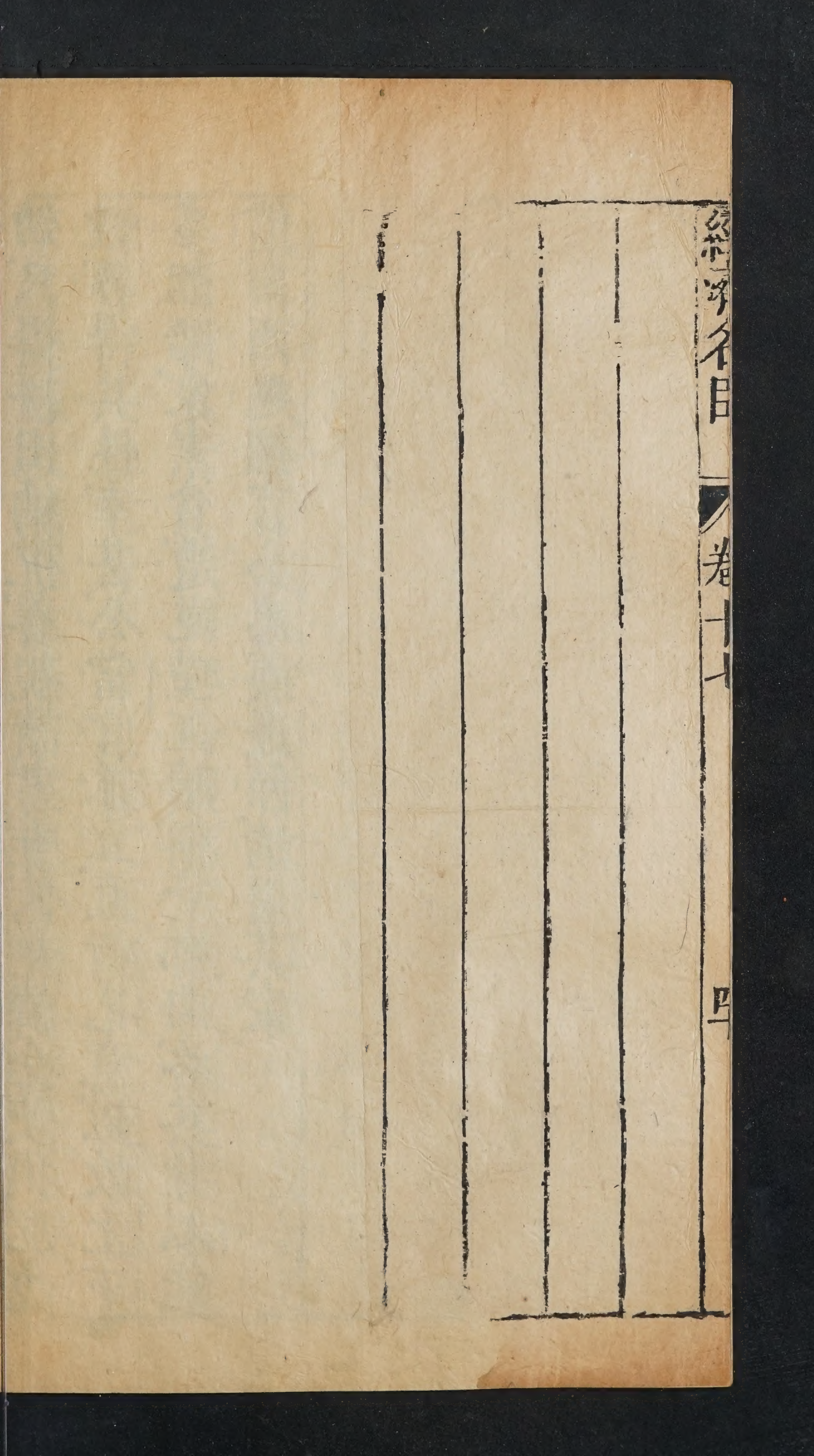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扈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

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
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
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
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
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歿
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
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諂談利達者相見
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
辱薦擧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

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望俯垂憐念、使獐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贓、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

被于荆棘、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餓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聆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萍浮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寛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

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

有不辟臣說、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

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萬億萬年無

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

不爲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

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誕每見於

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

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

塔是必継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
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
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
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學
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継曉之言
先王之政然且不爲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

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

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鬬、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

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造
而又難于脩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與岐二
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
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後引疾乞
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
時陜西地震水涌後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
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
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
夫語甚明切時　毅皇帝在青宮　上嗣胤未廣後

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愼教子以守先業況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甫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

陞任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上卿
閒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
使爲宮僚而令閱以布衣入侍更　勑各部翰林院
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
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
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
慝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

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爲枝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甆俊力言嘗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横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内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齕力辭不赴四川盗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勳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
楊思朂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
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
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
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曰失
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
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
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勳宦者必屬其子

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
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益衰易與無所事俊可
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
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
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
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
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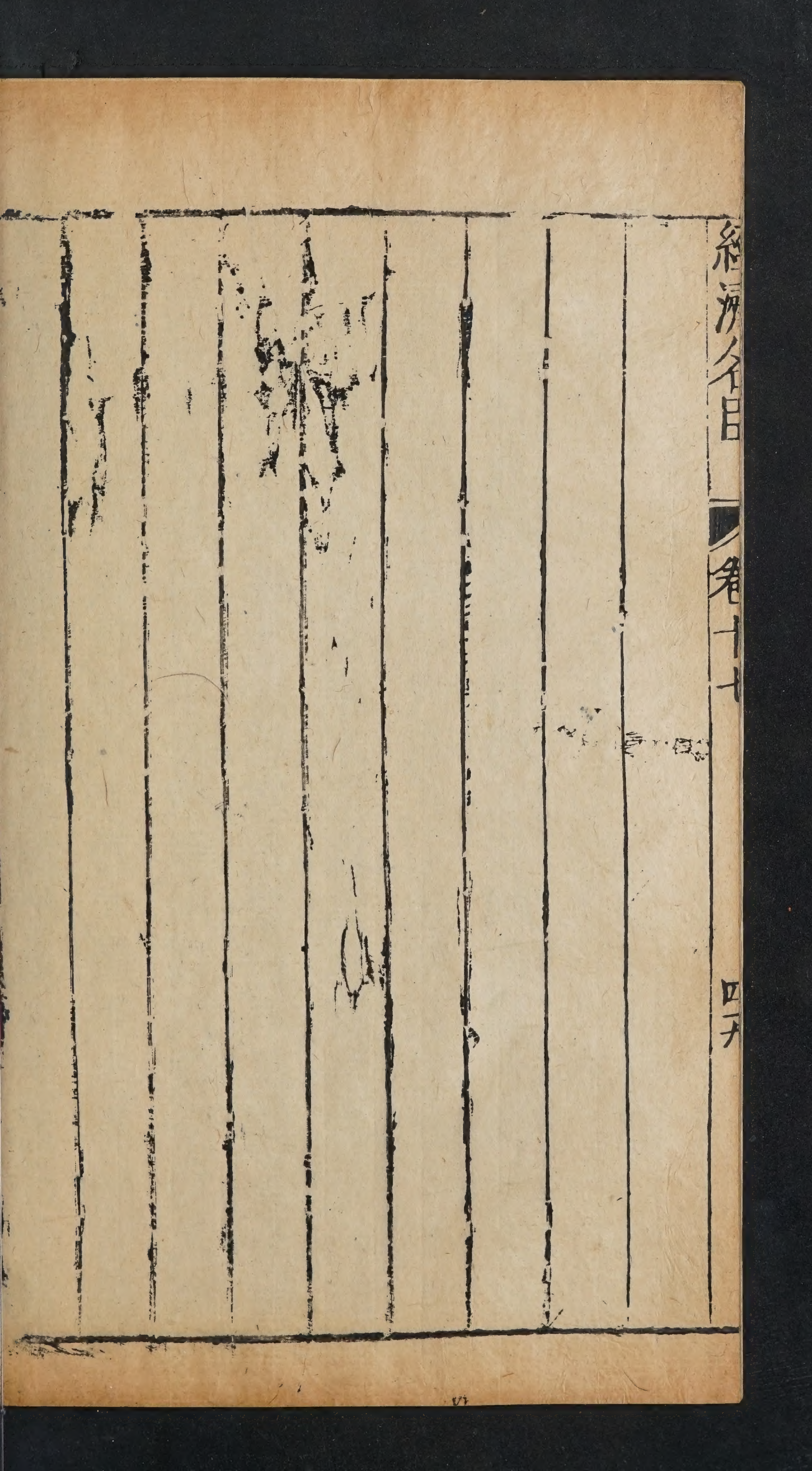
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
蓋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
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兾萬有一
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
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
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
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煕禹惜寸陰經筵聽講
頻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　陛下天亶全智
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上嘉納之後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為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為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後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

德左右華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内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内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内臣所無而内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祗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 陛下法司公訊以昭平

明之治、　上不聽案宦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
司、俊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
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
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
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
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鉞所告太監文事
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
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

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脩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詷諜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三繞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

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贑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輙擕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圉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懟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
衛者詭冐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
隷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

有名。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敉，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戸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

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屍、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裹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搶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惹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淸鎭楊鎭兵鬭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悉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功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泰陵康陵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頴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强弱、及塞隧夷險、褊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乗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爲魁、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董壽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

口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虞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

皇綰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

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

奸狀　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

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

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　詔復瓊

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

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

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

多風沙易湮改築墻虜旣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

來邊人以配揚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谷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為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閹敬借一上命括奇貨江南敞張甚過蘇常延見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 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 詔

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庚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很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彭澤咸寧侯仇鉞師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眞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顴眄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逗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

責完懼曰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劫隨脇聚燒運艘
掠臨淸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薔
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上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
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
河西務將北就逹覲阨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躪荆楚
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
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
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
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亳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遯巢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鬨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鞲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疑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遺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寧

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綵幣二千、銀盂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妄費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

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　永陵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寃之比虜再寇九疇輙從間道入登陴覘從上射

虛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傳君子史有機略、擒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畧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㓕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賄耽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賄耽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

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
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獞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妬其

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瑶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吏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二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勦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

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輒
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
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
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
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
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
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
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
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貲進福建按察使時
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
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
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
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
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巳陞福建按[illegible]不得允歸
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　上旨襲公巡漸御史潘鵬

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
西北事不休　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
將畧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勑給驛續輿
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
端敏　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
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
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德已余兩爲公屬吏于
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兵部功
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

稱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徒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共心牙木蘭以攜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勑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

請勅降印賤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替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

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
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
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
寧歸閲、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
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
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
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毋獨

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敎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障甚宜眞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鄢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

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踏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也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

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
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
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
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
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
竄於東鄉山推喩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
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迺失無顧發步兵三萬據出
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喩老人
請降而宅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

歲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數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㚇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 卷十七終

